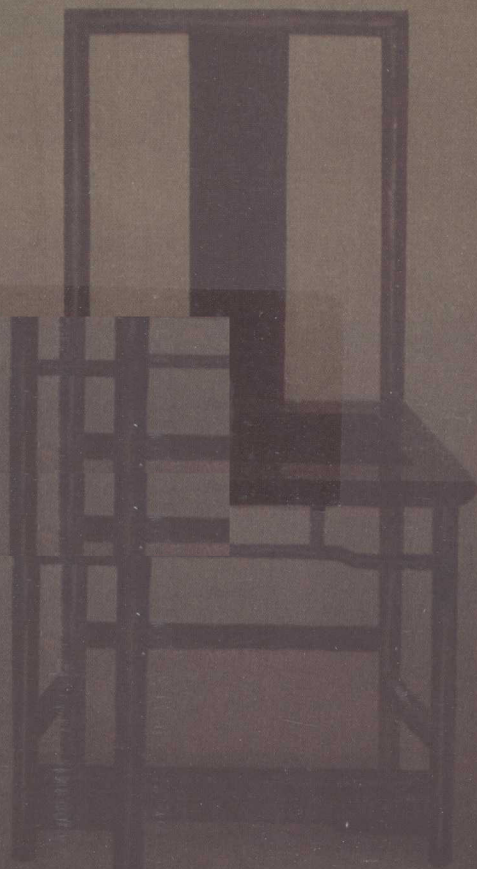


孙甘露



Slower Than The Slowest

比缓慢更缓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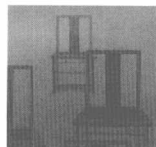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孙甘露

Slower Than The Slowest

比缓慢更缓慢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缓慢更缓慢 / 孙甘露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458 - 0262 - 7

I. ①比… II. ①孙…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③访问记-作品集-
中国-当代④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1137 号

比缓慢更缓慢

孙甘露 / 著

责任编辑 / 马 睿

封面绘画 / 徐 累

技术编辑 / 丁 多 装帧设计 / 王 慧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 ewen. cc www. shsd. com. 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 × 965 1/16 印张 18.5 字数 200,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0262 - 7 / I · 100

定价: 2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权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重读(代序)

“我那时候的处境真是离奇而又悲凉，”这个我，《外国文艺》创刊之初的读者也许还记得，那是菲利普·索莱尔斯的小说《挑战》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这个作者和这篇小说之所以没有在中文读者里引起马尔克斯或者昆德拉那样的反响，多少可以看作是当代中国纠缠于没有正经的城市文学的脚注。

我试图从乱糟糟的书架上找出那期杂志，脑子里却冒出那个时期出版的另一本小说，里维拉的《漩涡》。他在首页第一行写道：“远在我热情地爱上任何一个女人之前已经浪掷了我的心。”这位拉美小说家的作品同样也没有找到。这些作家的作品没有被再版重印，新作没有被一再引进，对某些读者来说，也许还在等待着被挖掘，一如那些近三十年来因来访、因去世、因风格冷漠极简而被重新关注的埃科、塞林格和卡佛，诸如此类。

不是因为年前罗岗从台北捎来克里斯蒂娃的访谈录，而联想到克

里斯蒂娃的丈夫、电影明星一般的符号学家菲利普·索莱尔斯,而是因为最新改版的《外国文艺》,在它今年的第一期上,刊载了访谈《文学或精神之战》,将索莱尔斯再次带回我们的视野。令我们思考,被称作文学经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如同索莱尔斯谈到每次重读兰波,都像初次读他一样,我是否也像初次阅读这些热情、尖锐的文字时那样,充满了微微的颤栗和感激?还是“已经浪掷了我的心”?或者只是觉得这些人仅仅是“从其失败中获得的成功”?

当我默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希望我的记忆无误,但是我知道,希望重读的欲望更为强烈。但是,阅读这样的作家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强迫敌人用餐刀喝汤”,用这样可怕的方式,结果可能是令作家自己和读者都“从精神上消耗殆尽”。消耗,这并不只是一个符号学家笔下的词语,胡子拉碴的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伯格在他的名作《嚎叫》的开篇即写道:“我看见我们这一代精英被消耗殆尽”。

这尖锐的一代,普遍都有着羞涩的表情,就像记录了路易十四王朝衰亡的《回忆录》的作者、伟大的圣西蒙。菲利普·索莱尔斯写道:如果您向圣西蒙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你在搞文学,您是作家喽?”他一定会用惊愕不已的神情望着你回答:“作家?我哪是什么作家?”他甚至会对自己的风格表示歉意,虽然这是法语有史以来最精湛、卓越又最为犀利的风格。菲利普·索莱尔斯由圣西蒙而及兰波,说自己“阅读但丁和荷马一样的也让我有同样的感觉,每一次面对某些事情都产生同样的惊异,尽管是在那个时代,那些事情仍旧会说到你的最深处和最动情的地方。”

这篇访谈不那么好读,我甚至在想,它会不会像多年前翻译成中文的《挑战》那样没有获得多少呼应,它的挑战性的思考,会不会也和

那篇小说一样陷于沉默之境,而必须像《挑战》这个篇名所显示的,“在我们的生活里,从童年起就懂得,如果我们想自由自在,我们就或多或少处于争斗的状态。”而正是基于这些基本的理念、冲动和信仰,“有些时候的历史会崩溃,有些别的东西会像历史景观一样显现出来,这被海德格尔称做‘历史观’……或被尼采称为有纪念性的历史。”

就像今天下午我在网上看见诗人张枣在图宾根去世的消息,想起他的诗句:“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多年以前,在诗人肖开愚的家中,苏州河西段,华东政法学院的教工宿舍里,和张枣有过一面之缘。那一夜,他畅谈中文性,深思中文写作的问题和未来,抽很多烟,“仿佛置身于高台顶端,漂浮于云雾之中”(《挑战》)。另一方面,这一代诗人的同时代人,“生活在一个被蹂躏的世界,一个技术至上的世界,在他们的头脑里保留着十九世纪的表现形式,这个时间差距应该引起重视”(《文学或精神之战》)。张枣和菲利普·索莱尔斯一样,需要被我们重读、需要在重读中被纪念和再认识吧。

我不由得想起在一九八〇年代的写作中引用过的卡尔·夏皮罗的诗句:“让风吹吧,因为许多人将要死去。”今天重读这些也许正逢其时。多年以前的某个夜晚,在我田林的家中,王寅和欧阳江河带来了海子在山海关外卧轨的消息,我还记得吴亮那浊重的叹息声;多年以后,一街之隔的某栋大楼里,我的挚友曹磊也告辞世;那之前的许多年,我较少探望的胡河清,也在某个雨夜殒命于华山路上的枕流公寓……

“如果我们死去,我们之外的人就会获得一种结构性的满足,而如果我们之外的谁死去,我们会认为一切都在继续,没有什么被打断。思念仅仅是一种意向,它会被一种阅读的意愿所取代。但是唯有思念是没有结局的。但是我们是一些优秀的读者,我们紧张地阅读着,只

有当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人互相爱抚时才更接近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的主观性才趋向于我们自己……”

这是我写于 1989 年的长篇小说《呼吸》结尾处的文字。

1982 年,菲利普·索莱尔斯离开瑟依出版社进入伽利玛出版社时,将他的杂志《原样》改为《无限》,那差不多是他的作品被初次介绍给中国读者之时;近三十年后,重温他的作品,似乎隐约意识到这一改动的寓意,仿佛另一位温婉羞涩的诗人宋琳在去国多年后写下的诗句:“将一次横渡引向一生的慈航。”

目录

重读(代序)	1
在句子的中央	1
我走了	4
在耳畔	7
一堵墙向另一堵墙说什么	10
重温卡夫卡	15
比“缓慢”更缓慢	17
且拿甜点心来	20
马克图伯	23
普鲁斯特	26
海明威	27
虚构	28

《小团圆》中的“小物件”	30
我所失去的时代	40
致小磊	45
王朔	47
王安忆	48
万夏	50
顾城	52
张献	54
午夜心情	57
再等等	59
向上海致意	61
被折叠的时间	63
芬兰的诗	66
守望时光	71
回到朴素的叙述	73
学习写作	76
认识	79
写作与沉默	82
译与翻	87
在另一种语言里	91
在天花板上跳舞	93
时间玩偶	98

隐去名字的酒吧	109
在悬铃木的浓荫下	113
永不停息的幻想	116
水中捞月	119
南方之夜	121
谁持彩练当空舞	124
我们有什么“旧”东西	126
小半生	128
看不见的容貌	132
街道	134
记忆	137
辞友人书	142
侧面像	147
失乐园	150
派对的精神分析	152
花为媒	154
眼镜	156
距离	158
街角	160
最深的记忆	162
更远和更多	164
空的空间	166
镜中瑕疵	168
昨是今非	170

获救之舌	172
回忆音乐	176
遐想	179
在七十年代	182
中国人民银行	186
王琦瑶	188
 冬天的心	 190
亚平宁半岛的阳光	192
秘密与谎言	194
钢琴师	196
青木瓜之味	198
肖申克的救赎	200
燃情岁月	202
海洋之心	204
廊桥遗梦	205
再会！舒特拉	207
第八天	210
阳光灿烂的日子	212
王先生之欲火焚身	214
秦颂	216
摇啊摇	218
在云端	220
抖机灵	222
火柴盒	224

绿地毯	227
电影眉批	230
电影节到底发生了什么？	236
一种观点	239
隐秘的读者	242
如此之近 如此之远	262
汶川	265
误剪同心一半花——对话《伤城》	267
关于城市文学——答《上海书评》问	272
小传(代后记)	280

在句子的中央

罗马尼亚人埃米尔·米歇尔·齐奥朗，这个出生于东正教神父家庭的乡村孩子，二十六岁前往巴黎留学，至 1995 年去世，在巴黎住了近六十年。他用法语写作，先住旅馆，后住阁楼，深居简出，很少社交，从不接受采访。其笔记中写道：“向往人们的掌声——这多么可怜”，“我是一个偶然的作者”，“惟有隐藏的感情才是深沉的”，“对一个作家而言，承受匿名和承受出名一样难”。是的，在巴黎这样的地方尤其难。

所以才会有他“没有任何东西比巴黎的荣耀更像虚无了”的论断。对此，我的理解是，不是因为它更像虚无，而是因为它过于荣耀。我认同齐奥朗这微微有些厌世的精妙笔记的译者高兴先生所说的，实际上，“不朽又算得了什么呢”？

法国曾经最畅销的香颂歌后米莲·法莫也是这一论调的拥趸，哪怕她大概要很多年后才能摆脱巴黎式的出名，那一首连续二十周霸占大碟榜冠军的单曲《Désenchantée》（幻灭），就是受到埃米尔·米歇

尔·齐奥朗的思想所启发而作。当然,在那首同样著名的《XXL》里,她在蒸汽火车头前的混乱、龃龉和近乎用完所有气力的挣扎,也让我们看到了疾速前进的社会中,掌声和荣耀能带来的是什么,又带走了什么。

我想到了另一个在巴黎的人,在阅读刊登着这些背离时势的短句的报纸时——那个齐奥朗的同行,哲学家波德里亚,他写于1980至2004年间的五卷笔记。

这是一部几乎无法谈论的书,要想谈论这部名为《冷笔记》的著作,唯一可靠的办法似乎就是把它抄一遍。但手抄书是个好习惯,放弃键盘,放弃那些标注在按键上的字母符号,站在句子的中央,辨认它们的音与形以及背后的真意。我似乎向来偏好强迫性阅读,对于艰涩的、困难的、需要停下来提问和思考的句子,难以舍弃。

波德里亚有点像齐奥朗所说的尼采,“恰似专门报道永恒的记者。”而笔记这一方式,也如齐奥朗所说,“重要的恰恰是他呈现偶然和细节的方式。艺术中,要紧的首先是细节,其次才是整体。”和之于社会的个体一样,在句子中央的周边,是什么,以何种方式延伸,读者也许并不需要多考虑,就像我们很难对熟人之外的人有所顾忌。波德里亚自己也说:“本日记是一个巧妙的懒惰模具。”他的《冷记忆》第二卷的开篇,有一个标识性的段落:“一个大陆,由于其质量的庞大,使光线偏向,因此不能看见自身;使动力线偏向,因此不能遇见自身;使概念的光芒偏向,因此无法设想自身。”

这个在大陆——这里语词的意义转向了——读书界逐渐显得像是追捧多年前被广泛谈论的罗兰·巴特或者更往前的让·保罗·萨特;但是波德里亚更像加缪的那一面,那不容易为报纸所消化的一面,在《冷笔记》中更为显著,就像他的睿智、风趣、漂亮的句子一样显著。其

中也包含着齐奥朗所说的,仅仅对姿态、对思想的感人性发生兴趣。

波德里亚挪用科学的概念,寓意文化上的思考,那些抽象、官能、思辨、感性、急智的甚至顽皮的书写,包含了完全成熟的心智,让我回到那份偶然看到的报纸,是齐奥朗说的:“不到五十岁,你是不会对歌德发生兴趣的。”

我走了

事实上,关于让·艾什诺兹的小说,法国人已经说得够多的了,人们对他的赞美,即使在一个像我这样的中文读者看来,也是恰当的。这确实是一部值得仔细玩味的小说。

我不懂法文,我无法对余中先先生的译文发表看法,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如同我只在上海的一次讲座上远远地看见过这部译作的出版者陈侗,他的光头,他在讲台上缓缓说话的样子,他对法国文学的迷恋和热爱,使我信赖这部书。我们就是类似这样开始热爱文学的,独自阅读,再加上一点遐想,难道有谁是例外吗?

但是这部书显然是出自一部沉痛的电脑(艾什诺兹使用电脑很有些年头了),这部书的读者必须具备如下几点:一、有过混吃等死的经历;二、冷漠;三、空虚;四、在被情人抛弃时,为劈面而来的这样的话所击中:长大吧!

请不要误会,这不是一部在感情上弱智的纠缠不休的小说。如果

有人因为什么事情还在祈求神灵,那么在让·艾什诺兹的世界里,上帝已经背过身去了。我们“生活在精神的郊区”,这让我想起了加缪,听命于“处于永恒的工地状态的激情”(皮埃尔·勒巴帕)。

我见过许多有关午夜出版社的黑白照片,街景和人物。《我走了》这部小说,让我产生了这样的联想:这是给我们这个艳丽纷乱的时代留下的一张精确细致的黑白照片。

这部小说的结构很容易被移作他用,许多流行元素都被幸运地涉及了,但是由他的观察所构成的对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的精妙描绘,使我们的态度和立场随着细节而转变。这是我看到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敏感的“行尸走肉”。这句话不是让·艾什诺兹的方式,他不加引号,“他什么也不断言,他甚至不断言他什么也不断言”。让·艾什诺兹的逻辑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来过的地域(指北极),尽管有好几个国家都对它多少声称拥有主权: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因为最早在这里进行勘察的人是从他们国家来的;俄罗斯,因为它离这里并不远;加拿大,因为它很近;美国,因为它是美国。”

保存在极地的古爱斯基摩人的艺术品,暗含着一丝微弱的冰雪般纯洁的光芒,而它的遥远和寒冷,以及对它的探险式的偷盗正是这个世界得以维系的古怪逻辑的一部分。这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的有点混乱的生活,对在他的生活中进进出出的各色人等的冷漠态度,印证了他对一只电器插座的凝视与对一杯啤酒的茫然的连贯性。这话本来是应该反过来说的。

我读过一两本龚古尔兄弟的日记,但是说实话,我对《我走了》获得了该奖没有丝毫感想,它也不至于对我的阅读产生影响。顺便说一句,我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每年都要在诺贝尔奖颁发前后,像来月经似的烦躁和不安。我想这不至于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我已经对让·艾